

歷史空間

金色的新年

韋剛

零時零刻，電視熒幕上亮起了色彩繽紛的煙花，響起了蘇格蘭民歌：「Auld lang syne」，送舊迎新，2015和2016交替的利那，人們都滿懷興奮和喜悅互相祝福。除了維港的煙花，文化中心大劇院內還有香港管弦樂團的新年演奏會，中央電視台還有遠在奧地利維也納的新年音樂會的轉播。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大樓，裡面包括多座音樂演奏廳、辦公室和檔案室，而最享盛譽的就是金碧輝煌、音響效果良好的金色大廳。數十年來每年元旦音樂會就是在此可容2,044來賓的華堂舉行。

這每逢元旦給人們帶來歡歌曼舞的音樂會，其實開始時卻有一段坎坷的歷史。1938年，希特勒統治的德國，劍指東歐鄰國，武力吞併了奧地利，將它列為帝國版圖內的一個省，而原首都維也納遂成了省會。德國派來的區域指揮官鍾愛音樂，君臨奧國後，將維也納愛樂樂團政治化，清洗了猶太籍的樂團成員，並命令樂團於1939年除夕在金色大廳舉行首屆新年音樂會，向納粹元首獻禮致敬，而第二屆就改在1941年元旦舉行。除1945年因二戰正激烈進行而停辦，此後遂每年依期進行，而且在1946年正式命名為「維也納新年音樂會」。

這音樂會除了演出地點輝煌、樂團成員質素高超之外，還有一些特點，所以一直以來得到世人欣賞讚譽。首先是指揮的沿革，創辦以來，首由克勞斯(C.H.Krauss)先後就任14年，他與斯特勞斯(J.Strauss)友好，遂將這位其後揚名於世的華爾茲大王引進這音樂會，當時老斯特勞斯在歐洲已有名氣，經克勞斯的賞識，在音樂會中採用他的作品，讓他的名氣驟升，而且那圓舞曲的音樂也帶起了音樂會的氣氛，將音樂會醞釀成熱鬧的歌舞盛會。斯特勞斯的確是個充滿音樂基因的家族，老斯有三位兒子，大兒子亦名約翰(J.Strauss Jr.)，克紹箕裘而青出於藍，是著名的作曲家，膾炙人口的《藍色多瑙河》(The Blue Danube)就是出於這名小斯特勞斯之手。他同時是非常高水平的小提琴手，兼作指揮時，他會一邊彈琴一邊揮棒，風度超人。維也納市內有座金色的全身小斯塑像，凝固着他那瀟灑形象，永遠增輝着這音樂之城。次子約瑟夫(Josef Strauss)也是樂人，但成就不及兒兄。三子本人是門外漢，但基因傳至下代，有子成為指揮家，另一子就成為這音樂之友協會的名譽贊助人。說起來，名垂音樂史的小斯特勞斯所走的音樂道路也十分艱難：原來他老父雖然在音樂界露出頭角，但自覺音樂人這碗飯不好吃。他冀望兒子他日能進入銀行界「搵真銀」，所以反對兒子玩小提琴，但憑着基因賦予的天分，琴藝學有所成，而且可以靠此在夜生活場所討生活自立。今天在維也納一間賭場門口尚有一尊雕塑記錄他這筆往事。第二個有關指揮的特點是1989年克萊伯(C.Kleiber)在慣常都有的曲目《藍色多瑙河》開始時，轉身面向聽眾恭祝大眾新年快樂。因此，每逢新年音樂會，指揮都不時會和聽眾交流。尤其特別的是2002年小澤征爾握棒時，他請求樂團中各種



金色大廳

網絡圖片

國籍的演奏家用其本國語言向聽眾致意，然後，他自己用中國語表達了新年祝禱。第三個特點是自1986年後就沒有指揮家連任，差不多每年更換，選用名家。1987年樂壇泰斗卡拉揚(H.von Karajan)執棒，1990年和以後的幾次，祖賓·梅塔(Z.Meiber)都曾站上指揮台。1999年適逢小斯特勞斯逝世100周年，老斯特勞斯逝世150周年，在這「斯特勞斯年」的隆重新年音樂會上，馬澤爾(L.Maaze)再度執棒，藝驚四座，充分表示了對斯特勞斯家族的尊敬。

中國中央電視台自1987年起現場轉播該音樂會，2008年為了慶祝我國主辦奧運，在音樂會中加入了我國鋼琴名家郎朗向世界人民的新年致候；同時，又特地選用了老斯特勞斯1827年23歲時創作的《中國人加洛普》(Chinese Galopp)作為對中國奧運的禮讚和祝賀。

樂迷耳熟能詳的《藍色多瑙河》是1945年首次在該音樂會演出，以後該曲每被安排在末尾第二，掀起演奏會高潮，然後以《拉德斯基進行曲》(Radetzky Marsch)作結束，此時，聽眾紛紛站起來，隨着節奏韻律拍掌，情緒高漲，充分表現出新年的歡樂氣氛。

2015/2016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剛剛結束，是由楊松斯(M.Jansons)第三次執指揮棒，曲目仍以斯特勞斯作品為主，但他大刀闊斧地引進了8首作品，施托茨的《聯合國進行曲》打頭陣，小斯的《法蘭西波爾卡 op.404》，米夏埃爾·齊雷爾的《維也納少女圓舞曲 op.388》，愛德華·斯特勞斯的《失控快速波爾卡 op.168》，小斯的《歡樂法蘭西波爾卡 op.328》及《侯爵夫人尼采塔幕間引子》和埃米爾·瓦爾德特菲爾的《西班牙圓舞曲 op.236》。從我國中央電視台轉播中欣賞過這音樂會的，都為楊松斯乾脆利落的風格讚賞。

時光飛逝，一年容易過去，2016/2017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門票已經開售，每人限購2張，金色大廳有1,744座位，約300站位。最佳位置的池座前排票價940歐羅(約港幣8,360元)，站位則僅需30歐羅。但門票講明優先留給特邀嘉賓、贊助商和音樂家朋友。大約只有700張發售，而每年預約登記買票的約有5萬人，因此門票要以抽獎形式售出。網上登記購票還有預訂酒店和機場接送服務，有興趣又有條件的愛樂朋友不妨登記爭取這1%的機會。屆時，就可以入座維也納金色大廳，在燈火輝煌、花園錦簇、衣香鬢影的耀眼光芒下，欣賞妙曼音樂，迎接又一個金色的新年。

也許，和我一樣，只能千里之外望洋興嘆，那就非常渴望今年歲末，香港的電視台會取得該音樂會的轉播權，給本地樂迷和市民大眾送個金燦燦的大禮！

書若蟬蛻

葉輝

土瓜灣及其敘事

西西仍是書寫的人，《土瓜灣敘事》寫於2015年中，以紀伯倫(Kahlil Gibran)所言的「你有你的黎巴嫩，/ 我有我的黎巴嫩」為引子，那麼，可不可以說，西西有西西的土瓜灣；陳果有陳果的土瓜灣？沒事，只是想藉此跟久疏筵候的老朋友說，如果陳果是尹光，倒不必強求他是紀伯倫吧。

如果陳果是尹光，只是打比方，不帶任何貶意，尹光或陳果也有他們的地氣，喜歡與否倒可以討論，他或許說了些不中聽或不合理的蠢話，倒不必將他的歌都當作廢話；也不是要跟老朋友抬槓，只是想說，他永遠不可能變成紀伯倫。

從陳果所拍的《我城》所見，有一些開放的段落，約略就像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末尾所寫的那樣，「如今我坐在咖啡室的一個角落等夏來」，「我看見夏，透過玻璃，從馬路的對面走過來……發現我坐在這邊幽暗的角落裡。外面的陽光非常燦爛，他把陽光帶進來，因為他的白色的襯衫反映了那種光亮。他像他的名字，永遠是夏天。」

咖啡室內外有玻璃窗分隔，將女子的內心和外面的世界隔開，但內和外都同樣有幽暗的一面，也有明亮的一面；土瓜灣的街道亦是如此，西西在廚房洗米、借用筷子扭毛巾亦是如此；但陳果所拍的《我城》，也有一些讓我看得不大舒暢的片段，比如西西打電話叫外賣，兩盒都是非常油膩的港式小菜，就真是教人吃不消了，我肯定吃不消，心想西西大抵也吃不消吧。

沒事，只是想舉例說明，陳果所拍的《我城》，有一些開放的段落，也有一些教人吃不消的段落，因為那就是陳果及其助手鏡頭下的「我城」了，永遠不可能是紀伯倫或任何電影作者的紀錄片。

說回《土瓜灣敘事》吧，西西從一頭名叫小花的貓兒在窗台上曬太陽說起，不多久就跳接到一宗慘劇：「早一年，土瓜灣不就塌了一座六層高的樓房？本來在家中看電視……泥石沙磚門窗樓宇通通像餅乾碎一般從高空灑下，淪為小山丘，還堆到馬路上」，都說如果不是因為馬頭圍塌樓死了人，「我們這個土瓜灣，以僱建天井、平台、天台著名的舊區，還不知道會不會很快變成苗長土瓜的港灣了。」

土瓜灣早已不同於往日了，西西寫道：「整個街區和早一年、十年、二十年完全不同了。樓下的茶樓不再向街坊開放，而是只接待旅行團，一天三次，潮水似的旅客被吸了進去又吐出來，吐出來的每次有一百多人，把整條街的大廈門口全堵塞住……」

許多人從禮品店、藥房、超市跑出來，過了樓，轉了彎就是九龍城碼頭了，「這個漂亮的碼頭為什麼不叫土瓜灣碼頭，九龍城不是在舊啟德機場那邊嗎？更奇怪的是，碼頭上蓋還有自己的名字：九龍衙前碼頭——我從前下班後，匆匆趕船去另一家報館兼職，就全靠這碼頭呢。」

文藝天地

浮城誌

星池

亦有可聞

龔敏迪

窗戶

微寒的下晝，少年悠然乘坐鐵路列車，計劃花半天時間前往遠方的市鎮。柔和陽光正輕輕擦亮車廂，溫暖舒適。少年緩緩從背包取出一本書，開始閱讀，讓分秒悄悄流逝。

少年翻動一頁頁紙張，感受作者注入的靈魂。像在如鏡的湖面輕輕一吹，隨即泛起了漣漪，波紋連綿不斷地擴散。書籍是良田萬頃，讀者用心耕耘，時而欣喜雀躍，又會愁眉緊鎖，更會為誰而愛恨。文字早已衝破紙上的欄柵，在廣闊的天空翱翔。穩定的列車罕有地稍為震動，搖醒沉醉於故事當中的少年。他凝望手上的書本，恍若化成一扇窗戶，使他瞧見未曾經歷的風光。眾多著作，能展現迥然不同的世界。

不一會兒，列車駛入長長的山洞，車廂燈火通明，並不幽暗。少年恰好讀畢手上的書本，徐徐把它放回背包。他瞥見眼前的車窗均是漆黑一片，如像戲劇完場而燈暗與落幕。於是，少年掏出手提電話，以指尖在屏幕熟練地滑動，打算在備忘錄鍵上旅程中的難忘事。他閉上雙目，猶如開啟了播放昨天記憶的窗戶，令他細味。然後，他睜開兩眼，快速地寫下片言隻語，零碎記了點人與事，須臾，已記錄完成。緊接，他透過手提電話連繫網絡，查找下個目的地的資料及評價，認真規劃行程。最後，他看了各地的新聞報道，略讀五花八門湧上來的網上資訊，差點被淹沒。

列車終於逃出山洞，如像揭起黑幕，餘暉立即照入車廂。此時，窗戶呈現了醉人的美景，海水被夕陽弄得害羞臉紅，且塗上閃粉，耀目吸引。少年不禁呆望窗戶，直至短暫的斜陽消逝不返。少年錯過觀賞如斯景色的其他乘客感到可惜，不過，一次車程，書本開啟的窗戶，腦海浮現的回憶窗戶，手提電話上的網絡窗戶，或真正的車廂窗戶，又怎能貪婪地同時觀看。

少年不由得胡思亂想，剛才他透過車窗欣賞夕陽海景之時，或許在平行時空下，身處另一宇宙的自己正在低頭閱讀，以書頁這扇窗戶來看世界。看哪扇窗戶，是種選擇，沒何不可。只須謹記，車程怎樣長，總會完結，別浪費享受旅途上不同窗戶的明媚景致。

蒲繼剛

成都人的語言魅力

畫中有話

圖：K.Wong



豆棚閒話

沒到四川的時候，就領教過四川人的語言魅力，尤其是四川的成都人，那種語言既有川人的麻辣味，又有成都人特有的韻律味。這種麻辣與韻律混合在一起的語言，讓人產生一種快感與興奮，並且韻味十足，讓人浮想聯翩，激發了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。

比如說，成都人在足球場上喊「雄起」、 「下課」，就非常麻辣味，並且富有韻律。「下課」當然好理解，它是學校裡一個專業術語，但把它用在足球場上，用「下課」來解讀那些水平差，表現不佳的球員，並表示觀眾的不滿，就比較文明、含蓄，但要表達的意思又非常到位，比用「滾蛋」等罵語不知要強多少倍。

「雄起」一詞更是有意思，可以理解為男人的力量、勇敢、毅力。男人在足球場上奔跑，不要軟場場的，要頑強拼搏，要「雄起」，這才是在足球場上奔跑的男人應有的魅力。而「雄起」這個詞用在足球場上，我覺得實在是太貼切不過了，我不知在現代中

國語言中，還有沒有比「雄起」這個詞更能惟妙惟肖表達足球場上奔跑的男人？我個人認為，這是川人對中國現代語言的一個貢獻。

成都人的語言魅力確實很有味道，有的很簡單常用的詞語，到了他們嘴裡，用富有韻味的四川話說出來，意義和感覺就不一樣。比如他們客氣時，把尊敬的人，不管是誰，都稱做「老師」；把年輕、漂亮的女孩叫做「小妹」，就讓人感覺到特別貼切。

那一次，一位成都朋友用自己的私家車送我到親戚家。親戚住在成都市的清白江區，我是第一次去，又是外鄉人，朋友就主動擔當起問路的事宜。見路邊有兩個漂亮的女巡警，朋友搖下車窗，叫道：「小妹，成鋼路怎麼走？」

叫女警察「小妹」，並且是問路，我當時大吃一驚，卻見女巡警微笑着走過來，向我們耐心地指路。我知道成都人一般把服務員、鄰家女孩、漂亮妹妹叫「小妹」，但把女警察叫「小妹」，我還是第一次見到。在我們那裡，

見到警察，要肅然起敬，口稱「警官先生」或「警官同志」才行。因為在我們那裡看來，警察是官，是代表國家行使法律權力的，具有很高的尊嚴，並且是高高在上。而成都人卻叫漂亮的女警官「小妹」，「小妹」則微笑着走過來為我們指路。這說明在這個城市裡，警民的關係是很和諧的，警察不再是居高臨下，高人一等，而是笑着指揮我們該這樣，不該那樣的人，而是我們鄰家的「小妹」，在微笑着為我們服務。突然間，這個城市讓我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溫馨、親切。一句「小妹」，跨越了「民」與「官」的障礙與鴻溝，讓我看到這個城市的魅力與勃勃生機。成都市被人民譽為最適宜人類居住的城市，我想，這其中是否也包括可以叫漂亮的女警察為「小妹」呢？

當然，成都人的語言中也有些不雅的東西，比如說罵人的話：「錘子」、「龜兒子」等等。在夜晚的出租車上，個別司機在對講機中，為打發寂寞，用成都話吐出的申申污污穢語，也確實大煞風景。但瑕不掩瑜，反正我是愛上了成都人的語言。

橫雲山與柳如是

讀完陳寅恪的《柳如是別傳》，就去了次橫雲山。橫雲山麓的橫雲山莊，在中國園林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，它是由晚明著名造園家張南垣為工部主事李逢申所建。不同於一般封閉式的園林，它是按照自然地理形態佈置較少的建築，在橫雲山麓打造出的是平遠山水畫的意境。後來為清初戶部尚書王鴻緒所得，他解任回籍後，在這裡繼續刪削改編完成了《明史稿》的纂修。

柳如是曾經在橫雲山麓，留下過不少的詩章。而陳寅恪甚至將她的詩文與楚辭《九章·哀郢》相對比，還說：「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，猶應珍惜引申，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。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，綢繆鼓瑟之小婦，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，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。」就在橫雲山莊，她與陳子龍發生過一段凄婉的戀情。

柳如是為古代河東郡人，所以陳寅恪和當時一些人一樣，稱柳如是為河東君，這個代表門第高貴的稱呼與她的身世形成了巨大反差。陳寅恪考證出，命運多舛的柳如是原本姓楊，嘉興人。幼年為朝廷宰輔吳江周道登家婢女，又被周收為妾，天生麗質加之聰明伶俐，小小年紀就已經識文斷字，她被賣到盛澤為娼後與陳子龍相遇，也才十五六歲。陳子龍遲到崇禎五年眉公生日不久以前，在蘇州已經見過柳如是，或許他是追隨她至余山，在陳繼儒的生日時「復相過於祝壽客之中也」。流落到松江的柳如是與陳子龍之間的關係發展可分三期：

第一期自崇禎五年至崇禎七年冬。此期臥子（陳子龍）與河東君情感雖甚摯，似尚未達到成熟程度。第二期為崇禎八年春季併首夏一部分之時，此期兩人實已同居。第三期自崇禎八年首夏河東君不與臥子同居後仍寓松江之時，至是年秋深離去松江移居盛澤止。這年，她從夏初一直在橫雲山麓住到了深秋。不清楚之前她是不是早就在此居住過了，陳寅恪說：「河東君舊日居松江之余山。余山在松江府城北二十五里，與橫雲山地相鄰接，而橫雲山之規模尚狹小於余山。」可是柳如是「是否先居余山，後遷橫雲山，抑或前後皆居橫雲山」，已經難以考證。

陳柳被迫離開松江南門徐武靜別墅的南樓後住在橫雲山麓。橫雲山莊主人李逢申的兒子李雯，與陳子龍、宋徵輿同為「雲間三子」，當時他們同為幾社主要成員的密切關係，他借住

在李雯家的橫雲山莊是很有可能。在東余山，她一方面得到了陳繼儒、施紹莘等名士的指點，也因此提高身價。參與陳子龍等人幾社的讀書論文吟詠遊宴活動，她常着儒服男裝，又與諸人縱談時勢、和詩唱歌，從中找到了存在的價值。然而松江知府方岳貢要驅逐她；陳子龍強勢的妻子張氏，雖然多次為陳子龍納妾，卻不能容忍陳柳的真情相愛。她要藉此杜絕其夫在外流連聲色之行動，用心雖苦，終不生效，雖甚可笑，亦頗可憐。柳如是在橫山給汪然明的尺牘說：「橫山幽奇，不減赤城。山中最為麗曠，除葉鐘禪榻之外，即松風桂諸，便為情景俱勝。」希望與陳子龍有再續前緣的機會。她還寫下了二十首《夢江南·懷人》等詩文，懷念那段無望的愛戀，悲傷自己要找一片棲居之地的那麼不容易。

看到無望以後，她與眾多名流有過結交，不外是想找一個終身有託的歸宿。1641年，文壇領袖錢謙益在松江芙蓉館上以嫡聘之禮迎娶了24歲的柳如是。可是好景不長，明朝滅亡了。於是，她又積極參與了反清復明的活動，失敗後她勸不動錢謙益一齊殉節，自己奮身投入荷花池自殺未遂。而降清後錢謙益受到抗清志士和清廷的雙重唾棄而鬱鬱而死。柳如是在錢氏家族乘機逼索下投縊自盡了。身後留下了《湖上草》、《戊寅草》與《尺牘》文章。南社的徐天嘯曾評價她說：「其志操之高潔，其舉動之慷慨，其言辭之委婉而激烈，非真愛國者不能。」而陳寅恪從她的「放誕風流，不可繩以常格」中，看到了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的意義。

早就知道橫雲山莊已蕩然無存，柳如是的蹤跡自然更難以尋覓，卻還是忍不住要來此一遊。



柳如是為「秦淮八艷」之首。網絡圖片